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匈〕利泊塔伊·埃尔文著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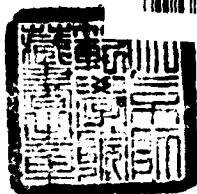
〔匈〕利泊塔伊·埃尔文 著

张逢举 罗素冬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44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14475

A Magyar Tanácsköztársaság
Liptai Ervin
Kossuth Könyvkiadó, Budapest, 1979

本书根据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匈〕利泊塔伊·埃尔文 著
张逢举 罗素冬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0.5插页2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000 册数：1—2,000

•
ISBN 7—300—00013—4/D·3
书号：3011·196 定价：2.55元

译 者 的 话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立的又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虽然只存在了133天，但它是匈牙利人民历史上闪耀着光芒的一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本书于1965年由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197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出了第四版。作者利泊塔伊·埃尔文是一位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他对匈牙利人民这段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在书中对这场威武雄壮的斗争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和总结，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匈牙利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欢迎和好评。

关于本书的技术规格问题作以下几点说明：

1. 关于引文。书中多处引用列宁的讲话、电报和文章，凡在中文版《列宁全集》和《列宁文稿》中能查到的，都引用其译文。个别未收入的，按匈牙利语译出。所引用库恩·贝拉的讲话和文章，凡收入库恩·贝拉所著《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一书的，均用其译文。书中引文凡引自当时出版的匈牙利报纸者，均不注明出处。

2. 关于人名。匈牙利人名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如卡罗伊），名在后（如米海伊），译文保留了这一顺序。译法与

库恩·贝拉著《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译本的译法一致。其中一部分沿用了以前的译法，但也有少数人名这次按匈牙利语音重新翻译，如卡罗利与匈牙利语音相差较远，这次订正为卡罗伊。有些人过去没有译过，现由译者译出。

其他国家人名，凡在有关中文历史著作中能查到的，都沿用其译法。未查到的，按我国出版的译名手册或语音手册译出，并保留其姓名的原顺序。

3.关于地名。书中地名多沿用我国地图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匈牙利》地图的译法，未收入该图的地名由译者译出。

4.书中的注释多为作者原注，译者作的注释都已标明。

本书中翻译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1985年12月7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向三月进发	1
一、革命时机在成熟	4
二、“秋菊”革命	13
三、革命没有结束	20
四、停火	29
五、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	31
六、不可半途而废	42
七、政府危机	51
八、迫害共产党	54
九、反革命加紧活动	62
十、坍塌	67
十一、政府倒台，两党合并	87
第二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	101
一、接管政权	103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118
三、全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134
四、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	145
五、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157
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文化政策	166
七、策划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干涉	183

八、发动武装干涉战争	192
九、无产阶级专政危在旦夕	202
十、工人阶级拿起武器	210
十一、北线战役的胜利	226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困难在增长	234
十三、匈牙利社会党内矛盾激化	242
十四、党代表大会	252
十五、北部战线重又开始战斗	261
十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268
十七、六月二十四日：布达佩斯的反革命叛乱	279
十八、红军的撤退	290
十九、试图巩固军队和后方，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机构内部发 生叛变	297
二十、帝国主义策划再次进攻苏维埃共和国	307
二十一、外蒂萨的军事攻势	311
二十二、最后的几天	320

第一部分

向三月进发

战后，当国外政界人士正为镇压苏维埃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而疲于奔命的时候，1919年3月22日，切佩尔^①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在匈牙利建立。这一宣布不仅使这些政界人士感到震惊，就是在国内，不少人也为事件的这一新的转折感到意外。

震惊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匈牙利社会党和革命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宣言——《告全国人民书》所表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根据共产党的原则拟订的，而这个共产党才成立几个月。几周前，它的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社会危险分子投入监狱。

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进程合乎情理的结果。几年来，这一进程一直以不可抗拒的气势向前发展着。1918年11月，一个新的，忠诚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着不妥协斗争的革命力量——匈牙利共产党站到了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前列。这时，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得迅猛异常。

^① 切佩尔系地名，布达佩斯的一个工业区，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摇篮。——译者

革命时机在成熟

由于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被镇压，匈牙利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即没有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封建枷锁等，未能被完全消除。虽然1867年的妥协^①在一定限度内，使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内的基本问题，甚至造成了新的紧张和矛盾。

奥匈帝国的建立使匈牙利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反动的、濒于崩溃的国家联系起来了。这个国家不可能经得住较大动乱的考验。无论是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基本经济利益，还是政治意向，都不能把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各族人民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匈牙利民族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国家独立的主张，但是，按当时反动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历届匈牙利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的利益，并使匈牙利人完全屈从于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意图。

匈牙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对匈牙利各族人民的统治，放弃了国家的独立。实际上，匈牙利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比奥地利统治阶级在专制主义时期对匈牙利人民的压迫政策，更为反动和

^① 1867年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统治阶级达成妥协的协议，建立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译者

不民主。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匈牙利族人民更低，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健康条件也更坏。

虽然1868年的少数民族法为各少数民族人民确定的权利比以前有某些进步（宣布少数民族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允许在学校教育中和与当局接触中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等），但是，这一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匈牙利当局不顾这一法律的规定，继续执行粗暴地违背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尊心和利益的官僚主义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各少数民族要求脱离匈牙利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虽然1848年4月颁布的一项法令废除了农奴制，而且1853年的地租法又重申了这一法令的规定，但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依旧使匈牙利的农业和千百万劳动者的生活负担沉重。大地主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特权。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仍然是个重大障碍。

1895年进行的普查是不完全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按这次普查的资料，匈牙利全国共有3 768个占有土地1 000霍尔特^①以上的大地主（占农场总数的千分之二）。他们共拥有土地1 200万霍尔特，占全国农业用地总面积的32.3%。拥有5霍尔特以下的农户总数在125万以上（占农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共拥有土地200多万霍尔特，只占农业用地面积的5.8%强。

除几百万拥有极少土地的贫困农户和半无产者外，农业人口的45%，加上家属共有近600万人完全没有土地。大庄园的富有与农民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在患病时得不到医治一样，

① 地积单位，1霍尔特等于1 600匈牙利平方弓或0.57公顷。它与“匈牙利霍尔特”不同，1匈牙利霍尔特等于1 200匈牙利平方弓。——译者

掌握知识的基本要素——写与读，对农民来说也是高不可攀的。

50个大地主每户的年收入已超过10万福林（当时的福林），而88%的土地农户的年收入连50福林都达不到。对人口较多的农户来说，年收入50福林不可能使他们得到温饱。农民们或者哀求大地主和富有农户雇用他们，或者试图在官办的公共事业中找到工作。几十万农户的生活朝不保夕，前途渺茫。

贫困农民的小块土地常常被没收抵债。自1870年到19世纪末的30年中，自耕农和佃农的户数减少了近12万户。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的破产在本世纪初还在持续。1903年，被拍卖的土地大大超过两万块。

为数众多的失掉了土地、无法以农业为生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工作或者流亡国外，主要逃往美国找出路。自189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几年中，近20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大多数是被贫困所迫的农民。

农村的贫苦农民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命运。贫农受到了城市工人卓有成效的有组织活动的鼓舞，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工人为榜样，也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摆脱无法忍受的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罢工和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及由于没有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尽管长期以来奥地利当局试图以各种手段阻止匈牙利工业的发展，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匈牙利工业却迅速增长。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

根据1890年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有362 856名工人，其中5%是在有5个以下工人的小作坊工作。在有2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工作的工人不足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20年以后，到1910年，产业工人的数目已超过100万人，其中大工厂工人的比例已上升到52%。

随着人数的增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社会比重也增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工人队伍中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几十年中，就把工人运动变成民族进步的领导力量。

1901年工会会员人数仅1万人，第二年底这个数字达到8万。在1905年大规模罢工运动的影响下，到1906年底工会会员人数已达12.6万人。

尽管资产阶级以及以全力帮助它的国家政权力图阻止工人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但是，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日益加强，他们逐步迫使资产阶级作出不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让步。

在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统一行动中蕴藏着的无比力量，对社会的所有阶级和阶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统治阶级也意识到，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是革命的工人运动，这一认识决定了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态度。进步力量则认为，工人阶级是使争取国家民主改革的斗争取得成功的最主要保证。

“未来已经在街巷里飘荡”，这是诗人奥地·安德烈^①在工人阶级排山倒海般的示威游行影响之下写出的诗句。奥地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事业的一边。他在《在洽克·马德^②的土地上》这首诗中写到：

“我的心灵与你们一起奔驰、搏斗、欢呼
匈牙利无产者——我的血肉！”

匈牙利工人阶级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复证实了他们的革命坚定性。通过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几年内的斗争，工人阶级的

① 奥地·安德烈（1877—1919），匈牙利伟大诗人。他倡导的革命文学运动为匈牙利1918—1919年的革命斗争作了准备。——译者

② 洽克·马德（1260—1321），大地主，主张封建割据并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小独立王国。这里奥地借指“野蛮的压迫者”。——译者

觉悟、对自己力量的信念以及对团结的意义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

在组织产业工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开展运动，以及在改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广大匈牙利工人群众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指导下，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

但是，在本世纪初，正如在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内那样，在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倾向也开始滋长起来。

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间普遍持有下列观点：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与社会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还很弱小，因此，还不能提出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匈牙利资本主义要进一步发展，在政权问题上，资产阶级要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能够接过将由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作用的新生力量还没有产生。”这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正式立场。

既然认为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长期演变过程之内匈牙利工人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护工人阶级切身的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目标也仅限于争取改革普遍选举权。

在为争取实行改革和为争取满足日常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所渡过的几十年，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组织得到了加强，也取得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成果，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

缺少长远目标和革命远景也为党和工会领导人的表现打上了烙印：他们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不要斗争，只要妥协，不要革命行动，只要求迁就剥削阶级的现存制度。

一些工人由于表现英勇，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坚定性而成长为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曾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和统治制度而坐牢多年，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逐渐变了，成为领取高薪的党和工会的官职人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表现也逐渐改变。

在我国也有这种类型的工人领袖，他们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办公桌旁和各种会议上，很少到工人中间去。他们愿意高喊革命口号，而且也常常这样喊，但是实际上他们时刻注意防止某种真正的革命行动扰乱他们的安宁。他们在解除群众精神武装和战胜反对派的过程中，逐步演变成党和工会的官僚阶层。

维尔特奈尔有一次在法庭上曾明确地解释过喊激进口号的作用。他说：“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使用有力的词句才能使工人们安静下来。表面上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给权势者们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最后我们说：‘现在，大家回去吧’。如果演说者说，应该低下头来，那末工人们会把全城捣毁。”

改良主义也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政策，决定了它同千百万受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关系。

政府竭尽一切努力阻止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农民中间去。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在农业无产者中间进行的组织工作。在农村，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员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宪兵们抓到哨所中去了。

把农业无产者组织起来和在劳动农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在几十年内都没有取得较大成果，这首先不是因为宪兵的镇压，而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错误认识造成的。在1914年初，有组织的农业工人还不足工会会员总数的4%。社会民主党拖了25年未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劳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农业纲领并不是偶然的。

在少数民族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工作也如在农业无产者中间进行的工作一样，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未占重要地位。

自本世纪初以来，存在于妥协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和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中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工人的大多数没能及时认清党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面孔，因为他们以激进的词句成功地掩盖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此外，他们过去的斗争历史也影响了工人识破他们。

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内部也有许多英勇的革命者，他们同党和工会领导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奥尔巴里·久洛、拉斯洛·耶诺、鲁道什·拉斯洛、桑托·贝拉、瓦戈·贝拉、瓦尔加·耶诺等人 与妥协者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但是，他们在党和工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强大，未能超出一个只有较窄群众基础的反对派的作用。

世界大战加剧了匈牙利社会的所有矛盾。

初期，政府以民族主义麻醉了群众。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也未能经得住世界大战的考验，他们未能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流血战争，甚至最初还有一些领导人自己也参加了进行民族主义煽动的合唱队，试图引导工人去迎合统治阶级的战争利益。

但是，群众不久就从战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战争是个残酷的现实：千百万人的死亡，日益加剧的饥饿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规模下降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形势。

尽管刑律严酷，尽管有工人运动的右派领导人的破坏，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经历了战争初期的低潮之后，又迅速蓬勃开展起来。

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对匈牙利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匈牙利劳动者们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为匈牙利人民的一些决定命运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1917年10月以后，匈牙利社会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军事镇